捫蝨新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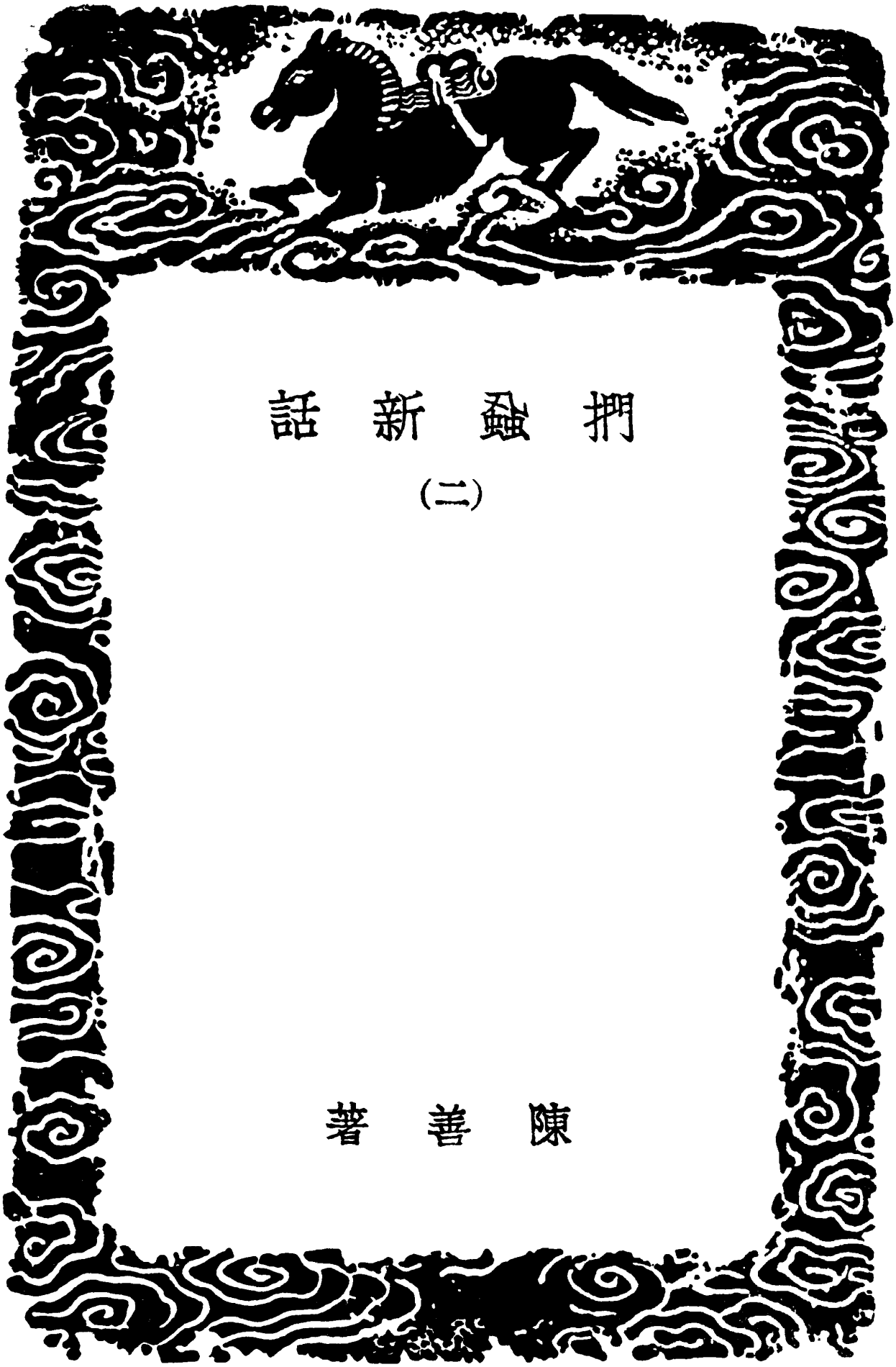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捫蝨新話

(二)

陳善著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四

逸詩孔子刪而不取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合理而去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illegible]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中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吾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故不相好乎。此尤其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可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亦又何限。惟琴書載衞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於淇兮。有懷于衞。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乎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爾。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分去九。予以論語及衞女之詩考之。則孔子所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論俗人之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吾謂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何謂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俗人也。平居妄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文人相譏

東坡醉白堂記。荆公謂是韓白優劣論。而荆公虔州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譏。蓋自古而然。退之畫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當是目蓮救母辭爾。近柳屯田云。楊柳岸曉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梢子野溷時節也。尤爲可笑。

東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

東坡嘗言見今正是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此則苦行僧又不及也。

論孟子序三聖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荆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

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蓋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許之者。其敍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尙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爾。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淸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槪也。士君子之行。苟未能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同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能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夫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者。又豈以此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是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阮籍知母而不知父。雍姬知父而不知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語。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可以爲訓爾。

豈在好奇。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知其後必爲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籍輩先爲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亦無異。阮籍先母而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爲姬計則當奈何。曰。使姬而知義。則當力諫其夫。使辭於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爲備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爲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答曰。無親疏。如此。則姬必且思而及於吾之所謂計矣。姬母之言。不可以訓。雖然。以籍之賢。猶入於夷狄而不自知也。姬母其何誅。

堯之試鯀

堯之試鯀。爲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圮族。而楚詞亦云鯀倖直以亡身。則其爲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與之。側微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者乃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爲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堯果以洪水爲急。豈得俟之九年而不問乎。

少游文字自成一家

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止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比坡，當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文章忌俗與太清

予嘗與僧慧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輩，要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誦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此語雖似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俗，而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觀二僧詩，正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蓋從李商老游，一日亦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拈却廬山，不知當道何等語，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曰，商老此語，無乃暗合孫吳耶。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盡讀書之法。

心無定見故無定論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捨，山河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嘗蒯不可以代匱，糟糠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舌欲綦味也，而世有飡痂之士，鼻欲綦香也，而海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事如是多矣，杜子美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至於悶詩則曰。出門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子美於恨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淨。則平時可喜者。適足與詩人才子作愁具爾。是則果有定見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歎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見不同爾。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辨牛李之黨

唐人指牛李之黨。謂牛僧孺李德裕也。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曰。人指爲牛李。非盜謂何。雖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兩角犢子自顚狂。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朱全忠姓也。德裕信賢。爲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讀書惟在記牢

讀書惟在記牢。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是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

昆侖山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窮河

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河所出山名昆侖。予以佛書考之。河出昆侖者。此卽雪山。而所謂昆侖者。是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國。正當南閻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達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出。遂有青黃赤白之異。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小鐵圍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昆侖者。此是未知昆侖山所在爾。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二山。要當以佛書爲證。

東坡南遷之讖

東坡遊金山寺詩曰。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南遷之讖。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於井中。趺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讖。且又讖殺潘谷耶。

論南中花卉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闍提花、鷹爪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惟六月六日種者尤茂。含笑有大小。小含笑有四時花。然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香尤酷烈。茉莉、含笑。皆以日西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尤撲鼻。予山居無事。每晚涼坐小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開矣。闍提花微

似梔子香而色雪白。鷹爪花亦謂之鷹爪含笑。香亦不減。閩廣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坡所謂暗麝著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將漕廣中。能言廣中事。謂素馨惟蕃巷種者尤香也。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番巷花爲正云。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時有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

古今天下一人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楚詞春秋羅池碑錯綜成文

楚詞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殽蒸對奠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爾。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如既書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鷁於宋。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詞健爾。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石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人之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韓文公與大顛論佛法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衞護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尙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快。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問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知佛法一般。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多。佛法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還得箇入處。觀公與大顛往還。事跡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既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義縱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

相引發。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者。乃一切掎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顚之辯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顚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梅聖俞河豚詩歐公食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度。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然已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歐陽必著帽見俗人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客。公遂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使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吾輩之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所謂眼不著砂。歐陽公必須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蘇子由文章議論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爲一代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乎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於挽辭曰。量書廢寢興。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

果何在。

人比狗僧似鼈好一對

歐陽公言漢人碑云。鷹擊盧搏。是以人比狗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能、三足鼈也。乃是僧似鼈爾。人比狗。僧似鼈。正好一對。

詠梅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又有臘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慇懃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韓退之似無特操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復作答孟簡書。似是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以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倒用印法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旻得符遂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韓倅云。今所在州縣。獄中或走失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又觀抱

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卽去。以逆印印之。虎卽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文章知難者少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畢狀元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源。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迓之。有當年春榜首聞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奬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古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巖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辭亦自淸拔。予兒時見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眞佳句也。今靑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而獨無此篇。故遂記於此。以補靑瑣之缺。

丙寅歲。予由海道將抵行在所。未至而遇大風漂舟。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旣而於知交間。收拾逸稿外。得所著捫蝨新話十纔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顧傳寫儳誤。所未暇正。戊辰春。以三上不第。薄遊姑蘇。無所用心。因就加刊削。得一百則。漫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朱氏草庵。

捫新蚤話下集卷之一

歐陽公蔡君謨論硯與書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歙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而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歐公愛柳公權書高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眞。而鋒鋩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陳后山之學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蓋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

東坡與劉景文屬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以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伏羲文王八卦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則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

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曰。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故不取其說。

酒樓捧硯池亭乞書

石曼卿劉潛嘗會飲於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爲供設美酒嘉殽。終日不倦。既暮。主人具筆硯。請題名。願與其列。劉石不得已。相顧曰。捧硯可也。予往過永嘉。偶造一人家園中。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便可對捧硯也。坐間莫不大笑。

壺蓋瓠類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而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爾。魯語。叔孫子賦瓠有苦葉。叔向曰。苦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尙矣。遯翁說瓠如環。非也。

作文觀文之法

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韈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勒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

詩有格高有韻勝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佛印徑山滑稽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某生無爲軍。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廬驢同音佛印滑稽如此。近了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

樹。徑山杲聞而笑之曰。使渠因悟乾屎橛語。則當自號乾屎橛耶。此尤可笑。

歐陽東坡紀事道盡平生事實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晝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語工於敍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紀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按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事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可以闊略。餘人正不可學。

孔子說與楞嚴經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乎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孔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聞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値佛。

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如今頹齡。迫於衰髦。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衰。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卽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水。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髦否。王曰。否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迦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可足孔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西門豹投巫嫗宋均令娶巫女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嫗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爲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此二人者。皆一時譎以濟事。雖若俳諧。而實中其病。故其事遂止。竊謂豹投巫嫗三老。不若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正與均令娶巫家女事同。豈均暗合孫吳耶。抑亦盜其故智餘論乎。予又觀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太宗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端者息矣。此亦投巫嫗等之遺意。

荆公詩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極精巧。如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可見其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雪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公又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此亦是一癖。

前世牌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牌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而後立。

山谷言淵明責子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必挂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是未能免俗。何耶。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關中人不識蟹。蟹人有得一乾蟹者。或病。則挂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此又可笑。

杜荀鶴唐風集鄭谷雲臺編

處士周樸。有能詩名於唐末。歐陽公嘗稱樸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樸句也。

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公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於世。然今市書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樸死巢兵。不屈其節。因見巢傳中。予家有樸詩百餘篇。曾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僧惠洪詞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盆墮影。雁回醉墨當空。君詩秀絕兩園葱。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於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語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眞贋作也。後讀曾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妄。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游。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製絕似山谷。喜曰。此眞舅氏詩也。遂收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姚鉉以表爲序蕭統以賦爲序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錄銘於前。而於題下注云。並壽州刺史表。錄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云。

潛王伐燕孟子誤以爲齊宣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緣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焉爾。意其以此故誤也。

愛蟹蟹怕通判愛觀察怕大蟲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杭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蟹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爲笑。予按大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因話平生愛尙及憎怕者。工部員外郎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此事殆是一對。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

李翺問藥山如何是道

唐人李翺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翺不會。藥山云。雲在天。水在瓶。予始讀此。而悟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義。

題滄浪亭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陽公以詩寄題。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此兩句最爲著題。予嘗訪其遺跡。地經兵火。已數易主矣。今屬韓郡王府亭。非舊創也。然荒灣野水高林翠阜。猶可想像當時景物。予每至其上。徘徊不能去。因思古人柳塘春水漫。與池塘生春草之句。似專爲此亭設也。非意到目見。不知其妙。予嘗有游西園詩。戲述其事。其卒章云。不到滄浪亭上望。那知此句是天成。蓋謂此也。

柳子厚罪在朋黨然有功不可掩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伾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此其本心也。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叔文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以予觀順宗卽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

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並教坊女伎六百人。次罷閩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十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眚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尙在可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與李德裕俱爲當世偉人。而馮道得爲盛德。其論甚恕。獨念子厚之賢。未有爲之湔滌者。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世君子。

作詩如作雜劇臨了打諢方是出場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是難得切題可笑爾。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謝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便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鬧。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注云。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弄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坡詩意自有在。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二

歐陽公不以古文始於尹師魯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猶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文章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疑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者。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誚。若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召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於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觀歐陽公言。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宋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留一著乎。不然。蒲盧蟹何其髮短而心甚長耶。

莊子寓言太史公揚雄咸以爲然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

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不然。雄之陋則有自矣。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與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字。與子虛亡是烏有何異。故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寓言無實。不可信。

免役之法

王荊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以爲不然。二蘇頗有論列。荊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眞有謂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諸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牛。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之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荊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始不可之有。予觀荊公要是一世異人。荊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

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分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歐陽公詩倣韓退之赤籐杖歌

韓文公嘗作赤籐杖歌云。赤籐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瞑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陽公遂每每效其體。作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及韓歌爲渾成爾。公又有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鑿刻劃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天欲鬬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愼。偶醉言耳。邈遂得免。郭彰截君角。徐邈中聖人。可併案也。

鄭康成注毛詩牽合周禮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騋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衞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一成之數。棫樸云。六師及之。則必爲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謂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爾。予謂周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之峻。亦豈能極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

而實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爾。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五經正義引讖緯三國志注引神怪小說皆可刪

五經正義。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去。歐陽公昔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注。多引神怪小說。無補正史處。亦可刪。

少長之語

符讀書城南詩。有少長語。本出前漢匈奴傳云。兒能引弓射鳥雀。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少長。猶言稍長也。

東坡論刑賞用堯皋陶事出何書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聖俞問論中用堯皋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能曉出處。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與夫焉用彼相矣皆是譬喻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矣。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以對顏子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此其語本出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之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爾。又論語所謂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是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歟。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故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而今之學者。皆指爲輔相之相。則亦誤矣。

周美成做東坡秦少游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詩遂云。風生使者旌旗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太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多此類也。

文章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爾。此亦常山蛇勢也。

韓退之解醉紅裙不能文字飲自不能忘情

韓退之謂京師富兒惟解醉紅裙不能文字飲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詩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公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

揚子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爲政者核其眞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之不可傅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鷙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意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睫之論也

二十失十八蔽三十六善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易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憂慮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其最甚者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凝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

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咎怨。臧否品藻。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辯。愼密而漏言。尙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好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未嘗大言。疏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故處事多忤。以無疑故被人所欺。其最可責者。尙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事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顧。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而。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語有敍。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

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令終。不全則禍福相折。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此三十六善者。予不敢謂全有。亦不敢謂全無。有之固非難事。無之實爲累德。予故嘗以前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飾其躬。

孔子自作行狀曾子自說傳法偈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自說傳法偈也。

趨炎附勢自古而然

熙寧初。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圈。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當其盛時。誰不畏愛。唐令狐綯當國日。以姓氏少。族人有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温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蓋趨炎附勢。自古然矣。自非盛德而居大位者。其不擅權以欺主。則必護短以立威。此小人常態。於今何足怪云。

唐末小詞

唐末詩格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閒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天堂地獄

傅弈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爾。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丹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校其有無耶。

果蠃蒲盧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辨其非是。近讀陸氏埤雅云。細腰曰蒲。蓋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考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謂之果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瀌。蒲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壺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草部中。又爾雅義云。果蠃、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樹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果蠃蒲盧之義。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三

女子小人自有固寵之術

孔子以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固中才庸主之所無可奈何者。然彼小人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予讀漢唐書。得二事可以爲世鑒。孝武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疾。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欷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帝竟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幾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卽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

東坡爲鄭容落籍高瑩從良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好客。容我樽前時墮幘。落筆生風。籍甚聲名獨我公。高山白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過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嘗侍宴。坡喜之。二妓閒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爲言。及臨別。二妓復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是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眞爾狡獪耶。

李杜韓柳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自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矣。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說。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蘇氏作辨姦論憾荊公

辨姦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撼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時已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明允遂作辨姦論一篇。以荊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於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於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尙以曹操比之。

何有於荆公。以此知王蘇之憾。固不獨論新法也。然後學至今。莫不黨元祐而薄王氏。寧不可笑。

左氏傳會論語

左傳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而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而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傳會之言。不足取信。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而左氏遂云。裨諶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野之草。且其所敍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春秋不書誅少正卯

少正卯之誅。不見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其實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二百四十二年中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而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嘲厥頑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禍胎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後有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此本中嘲厥頑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僞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呂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注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沈東老之壁。故坡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

無譏諷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玆可以絕倒。

漢儒誤讀論語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於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成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曰。其甚易知如此耳。弟子因而記當時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也。仲尼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三者。皆是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吳中橙虀鱸鱠桃水肥鮆景致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論者謂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曰。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舡燒薤擣香虀。又云。溶溶春港漾晴暉。蘆笋生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桃花流水鮆魚肥。予謂橙虀鱸鱠。桃水肥鮆。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韓愈流入異端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醇。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鄙莊周之掊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亦愈之未醇也。方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顚。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鵝鬼兎鬼

鵝有鬼。兎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邁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卽芟草求之。得兎骨一具。兎之鬼也。鵝有鬼。兎有鬼。而阮瞻作無鬼論。

逸詩六篇笙歌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篇。曰南陔、白華、華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篇。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辭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能獨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又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同舍商份曰。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曰。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其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亦取而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見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此外又有貍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其下文云。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爲此貍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份之言則必有謂。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悟百丈不昧因果

予讀百丈語錄。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百丈遂問。而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曰。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墜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責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

百丈云。不昧因果。老人因此於言下大悟。遂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至今林下人商量。謂不昧因果。勝如不落因果。以此一字。便救得野狐身。又觀百丈既領衆葬野狐意。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師問古人錯柢對一轉語。墜五百生野狐。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百丈云。近前來。與汝道。蘗遂近前。與師一掌。百丈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林下人又商量。謂百丈到這裏。不免輸黃蘗一籌。予以爲不然。此皆是未悟時見解也。使老人若悟。則不落因果。不昧因果。總皆道德不錯。使林下人若悟。則黃蘗一掌。合有人知痛在。

文章擬古

擬古之詩。難於盡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之詩。未聞有擬古之文者。予謂韓退之爲樊宗師作墓志。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韓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文章惟歸去來辭盤谷序嚴先生祠堂記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一篇而已。

花卿

世人謂杜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掠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意。子美所贈。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知高宗之昧。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佞臣間。不一引手揕奸邪之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勿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易數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有踦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

喜其說。大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歷象。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西施洞庶子泉爲僧改易

姑蘇靈巖寺。本吳王別館。寺有西施洞。採香徑。響屧廊。遺跡甚多。然但名存耳。人云廊之移易屢矣。予游靈巖寺。有詩云。山僧不好古。改作任所欲。洞荒徑已迷。廊空響誰續。蓋謂此也。今所在古跡。凡近僧寺處。必經改易。意恐過客尋訪。憚於陪接耳。歐陽公嘗歎庶子泉。昔爲流谿。今山僧塡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井曰。此庶子泉也。以此知山僧不好古。其來久矣。

夢見孔子

予嘗夢見一處殿宇甚嚴。中有五長人並坐。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久之。因竊問彼中人。此皆何人。答云。中間坐者是孔子。左邊堯舜。右邊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再三歎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也。夜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寤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一篇。爲此設也。

歐陽公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

辨孟子言悅樂鼓樂之異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於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愛厥妃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翕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禮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是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皆以爲悅樂之樂則所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宣王嘗曰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言先王觀則樂言先王樂有何不可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無乃亦承襲之誤耶

杜詩意度閑雅不減淵明

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輭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

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三經辨

楊中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靜似懶達似放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予以爲拙亦似懶。俗亦似放。

光武受圖讖武宗受道籙

光武却祥瑞不信。而受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受道家之籙。此與招一放一何異。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自不知心。雄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也。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滅。當知虛空生汝心內。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士有眞豪傑

虎中自有眞虎。龍中自有眞龍。眞虎不可射。其見射於裴旻者。非眞虎也。眞龍不可象。其見象於劉累者。

非眞龍也。惟士亦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士中亦有眞豪傑。眞豪傑不可困。其困於文墨者。非眞豪傑也。

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之臣。一旦盡變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不能定。彼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強爲是紛紛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是亦有後世難行者耳。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時時論民兵。設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爲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爲念。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酒中趣

孟嘉李白。皆謂酒中有趣。而世少有知之者。予嘗舉韓退之詩云。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復氤氲。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趣。此外徒繽紛。只此八句。便道盡酒中情態。然又嘗恨其漏泄天機。此趣豈容世人得聞。以此知杜子美之詠八仙。猶是酒語。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四

右軍書東坡字魯直詩

右軍書本學衞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黃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者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又所謂減師半德也耶。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加刊定。故時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尙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故土不特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論語仁之本歟斯知仁矣井有仁焉皆當作人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王勃庾信歐公造語工拙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陽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

誦茗帚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以爲此治世語言。非入道蹊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耳目。予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茗帚二字。日夕誦之。言茗則已忘。帚言帚則又忘茗。每自剋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茗帚。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茗帚。則雖笑桃繫竹。猪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君臣相待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乃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已。何至以犬馬官

徒自爲乎。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望高榭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候。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原道闢佛老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然予觀魯直所云。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達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卽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藝窮。乃始歸佛。如寶雲經所說。菩薩善解回轉外道方便。菩薩於外道中化作士。梵志。尼犍就學經法。精進勇猛。細密威儀。勝彼外道。反作他師。可尊可重。知其信己。方貶其道。示其過失。仁者。汝所學道。非爲清淨。非爲離欲。不能減障。從其邪道。

而回轉以佛正法而安立之。蓋菩薩善解回轉外道方便如此。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是不亦可笑乎。

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林邦翰爲予言。常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處。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言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爾。不然。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釣也哉。於時一坐莫不稱歎。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蘇黃看佛書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時亦用其語。當是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儒書。此誇全也。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予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比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以此故。屢曾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蔥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張巡殺愛妾劉昌斬孤甥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也。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民歎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以三萬口而博一城。城終不可守。其得爲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信如此。則雖食三萬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僮奴以哺卒。夫巡不惜愛妾。其何有於三萬口。故至今天下無異論。然予觀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劉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而唐史臣謂不然。曰。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杜牧以爲巡遠陷睢陽而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寧牧未之思耶。予竊謂史臣誤矣。食愛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士有離心。何耶。何史臣詳於劉昌而略於巡遠乎。然則爲巡遠計者。將全三萬口。不陷睢陽。則將奈何。曰。睢陽不可全也。睢陽不可全。孰若焚積聚。與士卒老弱俱奔。而遺以空城。賊雖得之。勢必不能守。賊雖南去。而吾裒合遺卒。可以復奮。則是梗其歸

路也。賊不亡何待。不然。則城終不可全。而吾民先盡矣。此所以重爲三萬民命惜其無辜也。

擬淵明作詩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惟柳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伊周處人臣之變

伊尹周公。處人臣之變。是人臣之大不幸者也。而後世據功名之地者。則必欲人以伊周譽己。是霍光之罪也。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非昏上幼主。不爲是也。而武帝以昭帝幼。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後欲廢昌邑王。問古嘗有此否。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事曰。公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然光、忠臣也。當廢立之際。可以無失節。其後王莽因此竊伊周之名。以欺孤兒寡婦。遂盜漢室。而曹操司馬懿之徒。欲奪人之國者。皆以伊周自處。此豈非霍光有以啓之歟。然莽輩不足道也。而光亦竟以此滅其族。又何伊周之不幸也。唐劉洎欲輔少主行伊霍事。語未可知。而褚遂良證之。亦竟誅死。伊周豈易爲者哉。雖然。此數人者。皆處昏上幼主之間。故得以藉口。若乃當聖明之代。上非昏。主非幼。而一時嘗糞舐痔之徒。皆曰是伊周也。而居之不疑。不知其末將何所冀耶。而得全首領以沒。豈非幸哉。然坡下猪肉。亦且敗

矣故凡世之言伊周者吾寧更之曰周孔庶幾爲萬世姦臣賊子戒

漢高祖項羽機會得失

漢高帝嘗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帝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之間而已漢之初王南鄭也因思歸之士聽韓信計決策東向此一機也及割鴻溝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諫因楚兵罷食盡而取之此一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王得以入秦及項王聞漢已幷關中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又失一機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項相持滎陽成皋廣武間勝負雖足相當而漢終圍羽垓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已何益於成敗之計乎

作詩狂怪似豁達李老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詠而詞多鄙俚故予亦嘗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傳記夫子神怪

予讀鮑永傳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將彭豐等千餘人殘害百姓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

無道耶。乃會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因此擒之。豐乃持牛酒勞饗。永手格殺豐。因擒破黨與。至今以爲異事。然予竊疑夫子方無恙之日。伐木於宋。削跡於衞。窮於商周。阨於陳蔡。人以爲是東家丘也。死去數百載。乃時時自出奇怪。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壞。何生不靈而死靈乎。或者曰。此魯人歲時會孔子宅。講禮習樂。魯共王適聞其聲。知聖道之盛。故不壞爾。非有神變之事也。然事在耳目之外。豈可一一以義理懸斷有無。伯有強死。猶能爲鬼。豈至聖之英而與草木俱盡乎。不然。夫子夢奠之後。猶能助人誅無道。豈請討陳常習氣猶在耶。予又觀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身入廟。拂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訢曰。孔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此事尤涉神怪。及見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據此。則與釋迦佛生時。九龍吐水。帝釋捧盤何異。無乃好事者。欲以神孔子。而反流入於怪歟。抱朴子則又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而搜神記亦云。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又何不經如此。至今好古之士。蓋疑者半。信者半。然予聞之列子曰。趙襄

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予謂夫子不但能之而能不爲。又能之而能不語。故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奇妙處。萬不示一。而世之異端邪說之士。方怪術自神。而俗儒者恥夫子之不若也。乃始附著奇異之語。又豈知夫子以不語不爲爲能乎。觀列子之論。又何其識大體也。

辨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亦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又非無功者。豈房、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且爲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善斷矣。而又曰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之績乎。若乃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不聞設施。將與

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筲之人不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彌縫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王荆公推尊孟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荆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翺至以其書比之太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

文章關紐

文章要須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而自窘束。東坡嘗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章關紐也。予亦嘗有和人詩云。鮫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要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以爲得坡公遺意。但不知句法古人多少。

李翺學佛

李翺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翺。此又何也。

編次文字或是或非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裕。吾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平江。見朱漕說坡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予嘗恨荆公東坡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

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有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瑤柱傳。他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逐時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而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何故。豈門生故吏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王右丞畫渡水羅漢

王右丞作雪裏芭蕉。蓋是戲弄翰墨。不顧寒暑。今世傳右丞所畫渡水羅漢。亦是意也。而山谷云。阿羅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山谷意以爲右丞當畫羅漢。不當作羅漢渡水也。然予觀韓子蒼題孫子邵王摩詰渡水羅漢詩云。問渠褰裳欲何往。倉惶徙以滄江上。至人入水固不濡。何以有此恐怖狀。我知摩詰意未眞。欲以筆端調世人。此水此渡俱非實。摩詰亦未嘗下筆。以此觀之。古人作畫。自有指趣。不知山谷何爲作此語。豈猶未能玩意筆墨之外耶。

予日著捫蝨新話。已爲好事者傳之。尚有餘簡。久欲纂次。適茲退衆之餘。未免留滯之難。因理舊楮。兼撫新聞。又得一百則。錄之以爲第二集。非以迂疏閑散。有不暇也。時寓王庠請告於城西之俞家園。心遠地偏。俗客不來。雖無益於討論。尚有資於談笑。貽我同志。不點俗眼。是歲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也。子兼。

昔王仲淹講道河汾。受業者蓋千餘人。唐相房玄齡杜如晦輩。皆其門人也。喬等既貴。絕口不道其師。他何望焉。戶掾陳仲友。嘗從予兼學。得所謂捫蝨新話者。乃能手鈔以示人。弗少靳。且方匄有力者。鋟木以廣其傳。賢於房杜遠矣。僕於子兼。實爲同年生。幸其門弟子之賢。有不亡者存。於是乎喜而書。戊戌仲秋。檇李張諫正卿題於新安文字掾之公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捫蝨新話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陳善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G三一一上

張